

尼羅河的傳奇：埃及學之成立與發展

蒲慕州

中央研究院 歷史所研究員

muchoupoo@yahoo.com

1. 歐洲人眼中的古埃及

許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原本可能都有著一段曲折的故事。今日大家都知道，金字塔是古埃及國王的墓葬，但金字塔為何是這種形狀？古埃及王又為何喜歡這種形式的墓葬？為何又只有國王可以使用這種墓葬？這些都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完的故事。在中文的世界裏，金字塔一詞原本不存在，是十九世紀某個譯者很靈巧的用金字來形容它的形狀，雖然它和佛教的塔沒有任何關係。古希臘人用 pyramidos 一字來稱金字塔，是由於 pyramidos 是一種圓錐形的糕點，形狀很像金字塔。但當然金字塔並不是圓錐形的，而是四邊正三角椎形。現代人也許對古埃及的一些代表性的事物耳熟能詳：金字塔，尼羅河，木乃伊，神廟，象形文字等等，但不可否認的，大多數的人仍然對埃及抱有一分神祕的感覺。這感覺那兒來的？時空距離與不熟悉雖是因素，但有很大一部分恐怕是近代人自己的創造。在二十世紀的末期，電影中的埃及形象可能是大多數人們有關埃及的印象的來源。在近代以前，歐洲人對埃及所具有的神祕感多半來自其文字和宗教，因為那是和歐洲人所習慣的拼音文字和一神信仰相當不同的。其實如果追溯現代人對埃及的認識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早期與埃及人來往的古代文明。除了巴勒斯坦人和兩河居民之外，希臘人算是留下最多有關埃及的記錄的人。

希臘人在西元前八世紀時開始與埃及有較密切的商業來往，並且在埃及建立貿易據點。但當然在此之前希臘人早已和埃及人有接觸，大約在西元前八世紀中形成的「荷馬史詩」中就有一些關於埃及的記載，基本上將埃及描繪成一為富庶的地方。「伊里亞德」中曾經說，埃及的大城底比斯是一個富庶的地方，它有一百座大門，每座門可以讓二百名戰士和他們的戰車同時通過。「奧得塞」中也提到，埃及是個遙遠的國度，故事女主角海倫曾經到過埃及，並且由當地帶回魔草，可以令人忘卻憂愁和痛苦。更早的時候，在埃及新王國時代（西元前十六世紀至十一世紀），埃及人與克里特島的邁諾安人有貿易往來，但邁諾安人並沒有留下他們對埃及的印象。所以若要說歐洲人對埃及的印象，比較有材料可說的也只能從荷馬史詩開始。當希臘開始進入所謂的古典城邦時代，有一些作者開始記載他們所得到的有關埃及的知識，但其中最著名，也是少數作品得以流傳到後世的作家，要數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希羅多德在他的作品中對埃及有一段相當詳細的描述，談到埃及的歷史，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等，成為此後二千多年，一直到十九世紀埃及文字被解讀之前，歐洲人瞭解埃及的主要資料。如果我們由現代埃及學的眼光來看他的記載，當然可以發現他的記載只是片面不全的，並且充滿許多謬誤和偏見。但是我們也必須瞭解希羅多德寫作的動機，以及他所可能得到的知識的範圍和來源。實際上，他對埃及的瞭解並不是完全建立在個人的訪問和調查之上，有不少地方，他的說法是根據更早期希臘作家的說法，就像後於他的作家也經常抄襲他的說法一樣。而就算是親自訪查所得，也不見

得就是可靠的知識。譬如說，當他問到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得到的答案是：十萬人花了二十年建成的。從我們現代的瞭解來看這句話，最多只能解釋為：許多人花了許久的時間建成的。這樣的答案說了差不多也等於沒說。但希羅多德仍然記載下來，而後人則不斷地認為它是事實而加以引用。

對於希羅多德而言，他的作品主要的目的是解釋希臘和波斯帝國之間衝突的原因，埃及是當時波斯帝國的一部分，於是他也要對埃及作一番瞭解。他筆下的埃及，是一個混合了優秀的古老傳統和智慧與奇風異俗的地方。譬如，他認為埃及是一個模範文明，不少希臘歷史上有名的人物，如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和政治家索倫(Solon)都曾經去埃及尋求智慧。但在另一方面，他筆下的埃及人的生活習俗卻又相當奇特，甚至有些令人（當然是希臘人）厭惡。他甚至認為埃及人的生活作息與“一般人”（仍是希臘人）完全相反，如男織女耕；在屋外吃飯；在屋頂上睡覺，在屋內大小便；男人用頭頂東西，女人用肩扛物；男人便溺時蹲著，女人卻站著...等等習俗，均和希臘人相違。因此希羅多德的作品呈現出兩極化的對埃及的描述，一是理想的，一是荒謬的。但不論如何，他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從一個希臘人的眼光出發來看埃及的，理想，是希臘式的理想，荒謬，則是相對於希臘式的生活習俗。

在希羅多德之後，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8-347BCE)也曾經在他的作品中談到埃及，不過他基本上是採取頌揚的態度，認為埃及是理想的國度。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在整個希臘古典時代，人們對埃及這地方雖不能說是陌生，但也很難說有什麼真正深入的瞭解。

西元前三世紀之後，埃及進入來自希臘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時代。這時的統治者為希臘人，埃及人為了要在新統治者之下生存，開始學習希臘文，逐漸的希臘化。生活在西元前三世紀時的一個埃及祭司曼尼多(Manetho)曾經用希臘文寫過一部埃及歷史，但現已不存，只有片斷尚保存在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之中。不過即使由這些片斷中，仍可以看到古埃及歷史的片斷。其中最著名的片斷，是另一個誤傳：他提到，在某一時代，有外來的入侵者，叫做西克索人(Hyksos)，在極短的時間內征服了埃及。所謂的西克索，是牧羊人的統治者之意，說明外來的入侵者是游牧民族。實際上，Hyksos應該是埃及文的 heka-hasut 一詞的希臘化的寫法，本義是外來的統治者。至少，曼尼多有關他們是外來者的說法是對的。

但是，在托勒密時代，做為統治者的希臘人卻不見得有興趣學習埃及文，至少，在希臘本土，似乎並沒有任何重要的有關埃及的作品流傳下來。

一直到羅馬時代（公元前一世紀）才有一個叫狄奧多魯斯(Diodorus Siculus)的作家寫了關於埃及的遊記。他的遊記有親自在埃及訪查所得，也包括了許多前人的作品。與他同時代，又有另一名作家史特拉堡(Strabo 64 BCE – 23 CE)，曾經縱越尼羅河谷，留下了許多埃及的地理景觀和當代歷史的記錄，這些不少至到現代仍有參考價值。他首先記載了在底比斯西岸的曼農 Memnon 雕像會出聲音的故事。據說自西元前 27 年開始，曼農神像常在日出時發出神諭。人們因而益發崇拜這兩座雕像。實際上，那神諭是由於一次地震時使得雕像內部出現裂痕，而此裂痕在日出時因濕度及溫度變化，會發出一些聲音，被誤以為是神諭。當然，當時的人也不可能知道，所謂的曼農神像，其實是

新王國時代阿曼和泰普三世所建的寢廟大門口的二座國王自己的雕像。由於是用泥磚建築，寢廟本身早已完全毀滅，但巨大的石雕像卻一直保存下來。不過由於裂痕被修補，現在已不再發聲。

在史特拉堡之後另一個重要的人物便是「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作者普魯塔克 Plutarch(50-120 CE)所編寫的與埃及相關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艾西斯與奧塞利斯 De Iside et Osiride」這故事在古埃及宗教和神話傳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據他的描述，奧塞利斯是古時候的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國王，有一位美麗的王后艾西斯。奧塞利斯有一個邪惡的弟弟，叫做塞特(Seth)。由於塞特嫉妒奧塞利斯的成功，遂將他殺害，分屍後投到尼羅河中，自己則篡位成為埃及王。幸好艾西斯設法將奧塞利斯的屍塊都找了回來，縫合回原形，施以法術，於是奧塞利斯就復活了。不過復活後的奧塞利斯只能在陰間做為死者之王，而他的兒子霍魯斯(Horus)則為父復仇，將塞特驅逐出去，奪回了王位，成為奧塞利斯的繼承人。

這個故事其實說明了埃及的政治神學：正義（奧塞利斯）雖可能會暫時被邪惡（塞特）所迫害，但最終會得到勝利（霍魯斯）。而王位的繼承也是根據這正反合的方式不斷的循環下去。

普魯塔克的故事聽來相當完整，實際上是因為他將許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神話傳說的片段編織起來所擬構的一個故事。現代的埃及學者至今還沒有在任何文獻中發現這樣完整的故事。實際上，在早期的一、二王朝時代，霍魯斯和塞特是相互匹敵的二個神祇，奧塞利斯一直要到第五王朝之後才開始變得重要，所以霍魯斯是比奧塞利為古老的神明。

在普魯塔克之後，在西元一世紀中，有猶太史家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在作品中引用了前三世紀埃及史家曼尼多 Manetho 的作品。他也談到西克索人，摩西，以及出埃及的故事。他以為西克索人是希伯來人入埃及之始，而出埃及的故事則是這些西克索人被趕出埃及。在猶太的聖典『舊約』中，埃及佔了相當多的份量。在所謂的『摩西五經』中，尤其是創世紀中約瑟和出埃及的故事中，埃及被描述為一個壓迫以色列人的邪惡的國度。從此埃及成為邪惡的象徵，經過了以基督教文化為主的中古時代，此印象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代。

自羅馬帝國成立之後，埃及為羅馬所統治，古代埃及文化也逐漸變質。有關埃及的記載成為一個停滯的狀態。不過羅馬也曾經受到不少埃及風格的影響，埃及宗教如艾西斯的崇拜在羅馬一度盛行。在安東尼失敗後，政府曾禁止，但城外仍然有許多崇拜者。在台比留斯(Tiberius)時，有一個羅馬人在艾西斯神廟中偽裝埃及神明來引誘一名貴族婦女，於是神廟被毀，教士被上十字架，信徒被流放。但在卡里古拉(Caligula)及尼祿(Nero)時又流行埃及風。哲學家 Seneca 寫了有關埃及宗教及宇宙論的作品 De situ et sacris Aegyptiourm。又有一埃及教士 Cheremon，對尼祿的影響很大，曾寫過有關象形文字，埃及教士生活，埃及史，及有關艾西斯和奧塞利斯的作品。由於以下幾個皇帝的支持，埃及風大行，從此有大量埃及物品，包括方尖碑和雕像等，被運到羅馬。

第二世紀時作家阿普列斯(Apuleius)在其作品『金驢記』中就提到艾西

斯，以及埃及祭典崇拜的情況，是一種密祕宗教的入門儀式。不過，埃及宗教也許可以吸引羅馬人的興趣，羅馬人對於埃及人卻沒有欣賞之意。在羅馬時代，原本為埃及統治階層的希臘移民在經過三百年的時間之後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土著化埃及人」，以城市居民、官僚和商人為主。而羅馬人的統治政策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壓迫，所以也曾於西元 205 年以亞力山卓城居民為主發生反羅馬的暴動，結果亞力山卓城破，羅馬軍屠城。當希臘人和埃及土著均有羅馬為其反抗的對象時，彼此同讎敵愾的意識自然產生。在此情況下，本土埃及人和希臘移民之間的交融遂多了一項鼓勵的因素。

當西元二世紀之後，基督教逐漸在埃及傳開來，以希臘文為主的希臘信徒和以科普特文為主的埃及土著，彼此之間遂又增加了一層精神和信仰上的認同感。等到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定為官方宗教，基督教在埃及的傳播又得到官方的認可，更是發展迅速。不過，埃及自西元 451 年加爾西登宗教會議(Council of Calcedon)之後就不斷有亂事，主要是羅馬人與埃及人的鬥爭，是宗教與種族衝突。在宗教方面，是一性論 (Monophysite) (埃及科普特教徒主張耶穌只有一種性質) 與正統論 (為會議宣布的正統，也是皇室派，主張耶穌有人神兩性，但又合而為一) 的衝突。在種族方面，則是羅馬統治者對埃及居民的高壓手段和輕視的態度，造成「埃及人」的不滿。這「埃及人」實際上已經是包括希臘後裔和埃及土著兩類人。

到了七世紀中，伊斯蘭文明興起，埃及為阿拉伯人所統治，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古代埃及文化只剩下一片廢墟，待後人去發現。

歐洲中古時代，約由西元五百年至一千五百年，基督教的神學是歐洲人思想的主導力量。在基督教傳統接受舊約聖經的記載，有一種負面的對埃及的看法。早期在埃及的基督徒破壞古埃及神廟及雕像，因為那是異教，偶像崇拜。至於統治埃及的阿拉伯人，則認為埃及遍地皆是古代的建築是巨人或魔法師建的。他們主要是對其中的寶貝有興趣。九世紀中，有人挖入吉薩大金字塔，但沒找到任何東西。十世紀，吉薩金字塔石塊被搬去建開羅。在 1200 年左右，一個阿拉伯醫生 Abd' el-Latif 造訪金字塔，見到獅身人面像，完整無損。他的描述相當仔細，但由於是用阿拉伯文寫，歐洲人一直到十九世紀才知道。歐洲人在中古時代，由於十字軍與阿拉伯世界的紛爭，未能前往埃及。直到東征結束，才又有人來往。主要是去耶路薩冷朝聖。十四世紀一部著名的遊記，*The Voi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ndevile, Knight*，可能是一個名叫 Jean d'Outremeuse of Liege 所編的，他根本沒去過埃及。

十四世紀之後，由於文藝復興所提倡的回到希羅文明的努力，使得希羅古典作品中和埃及相關的記載再度受到重視，歐洲人開始發展出對埃及的興趣。此時東西之間的對峙由於土耳其帝國的鬆動，使得許多歐洲人得以親自到埃及旅遊並寫成遊記，增加歐洲人對埃及的了解，與對埃及的興趣。1517 年，Sultan Selim I 佔開羅，建立埃及為土耳其帝國之一省。不過他也採開放的政策，歐洲商人可以前往做生意。

由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大約有兩百種關於埃及的遊記。帝國主義的發展也直接影響對埃及的研究。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已經有相當多歐洲人對埃及有興趣。不過這時人們仍然認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種象徵性的神祕符號，每一個圖像有其隱藏的意義，而各圖像加在一起，若能解讀，則可以得到至高無上的智慧。這種態度，顯然仍深受自希臘古典時代以來那種認為

埃及文明具有古老深邃的智慧的觀念的影響。譬如據說一個名叫 Horapollo 的作者寫了一部作品，叫做『神聖文字』(Hieroglyphica)，其中有一段文字：

當埃及人要表示「永恒」時，他們畫太陽和月亮，因為它們是永恒的。
當埃及人要表示「神明」，或者某種神聖的東西，或者低下的東西，或者高超的東西，或者勝利，或者阿瑞斯(Ares，希臘神明)，或者阿弗若黛蒂(Aphrodite，希臘女神)時，他們就畫一隻老鷹。老鷹代表神明，因為它多產，或者長壽，又因為它似乎是太陽的象徵，因它的目光比所有其它的鳥都更為銳利。

據說 Horapollo 是四世紀時人，但該書一直到 1419 年才又被歐人發現。譯者 Filippo Fasanini 說，埃及人把其智慧以圖像表達，人如果能研讀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了解每一東西的性質，就可以了解象形文的象徵意義。

十七世紀中最著名的學者是耶穌會士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寫了許多有關埃及的作品，他的貢獻有兩方面，一是看出 Coptic 的重要性，一是研究象形文字，但仍然用象徵法去解讀。十七到十八世紀是歐洲埃及熱逐漸形成的時代，不但學者們的興趣高漲，古董商人也因為人們的興趣也大肆活動，著名的收藏家開始出現，王公貴族是主要的顧客，尤其是法國國王。大英博物館則於 1756 年成立，開始收集埃及古物。這導致古董買賣的興盛，而挖掘古物的風氣也展開。

在十八世紀中，已有不少學者比較嚴肅的研究埃及古物，也出版了一些相當有參考價值的遊記和古蹟的描述。到了十八世紀末，差不多當時所有在地面上可以見到的古埃及遺跡都已經為歐人所知，不少也被正確的指認出來是古代的什麼地點。如底比斯，是法國神父 Claude Sicard (1677-1726)所指認出的，他也認出了拉姆西斯二世的寢廟 Ramesseum。許多出版品都附有插圖，精確的描繪出古蹟的面貌。不過，有興趣的人雖然愈來愈多，破壞也愈形嚴重，但有關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卻仍然進步緩慢。

2. 現代埃及學之建立

歐人當然早就在設法解讀埃及文，但絕大多數的學者都由錯誤的出發點開始，以為埃及文是象徵符號，代表個別的意義。他們沒有想到那些圖畫其實是一些代表音和義的文字符號。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象徵符號說仍然是主要的意見。直到十九世紀初，情況才有所轉變。

西元 1799 年，法國軍隊在拿破崙的當羅塞塔石碑被找到之後，法國學者立即做了拓片，送回法國供研究，但是由於法國在戰爭中敗給英國，法軍在 1802 年投降，於是法人所搜集的古物都被英軍沒收，於是羅塞塔石碑被送回英國，存於大英博物館。學者仍然利用拓片做研究，瑞典人 Johan D. Akerblad (1763-1819) 首先認出一些 Demotic 字母，但由於他誤以為所有 Demotic 符號都是單音符，故無法更進一步。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則認出了托勒密和亞力山大的 Demotic 符號，但亦無法進一步，因為他也以為埃及文為純拼音，沒有意符。

十九世紀初，英國人 Thomas Young (1773-1824) 首先發現有些 Demotic 字母及 Hieratic 字母是由象形字母演變而來，因而知道 demotic 不是完全的拼音系統。他於是首先主張埃及文是音符和音符並用。他又比較王名的希臘拼音和象形字，理出十三個音符，其中有六個是正確的，三個部分正確，四個錯誤。他也認為象形文字和 Coptic 之間有關密關係。不過他由於健康和財務關係，未能繼續研究。最後，終於由一位名為尚保榮 (F. Champollion 1790-1832) 的法國學者正確的找到了解讀埃及象形文的方法。他早年窮困，自學，十一歲時認識拿破崙埃及考古隊中的一員，立志要解讀埃及文。他的哥哥是一個史家，對埃及也很有興趣，故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十七歲時就會九種東方語言。他開始時也以為埃及文是象徵符號，不是音符，但後來接受 Young 的說法，開始建立象形符號的字母。1822 年，他在 Abu Simbel 發現了拉姆西斯二世的名字，他才知道埃及人不但用象形字母拼寫外國王的名字，也寫本國王的名字，這說明拼音的原則是正確的。1824 年，他為文說明埃及文是音符意符並用。他的解讀終於為學界所接受，1831 年，他成為第一個法蘭西學院的埃及學講座教授。

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法德等國的學者對埃及文字的研究愈來愈深入，產生了文法，字典，歷史語言學方面的著作，文獻的搜集和出版也愈來愈系統化。德國學者在語言方面的貢獻極大。此時，對紙草文書的研究也受到重視。人們逐漸認識到正確記錄古蹟的重要性，由大古蹟，神廟，墓葬的記錄，到小物品，都開始受到重視。十九世紀末，有一些大型的計畫，要記錄所有的文獻，不過這些都太樂觀。可注意的是，這計畫所產生的作品是以完全呈現一個古蹟為目的，其詳細程度超越從前。結果到現在仍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古物的興趣自古已然，盜墓者尋求寶物，古埃及人已有先例。自從埃及文字被解讀後，歐洲德、法、英等國有許多人開始對埃及產生興趣，想到埃及尋找資料。到埃及考古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一方面是時下知識份子的興趣，一方面是配合了歐洲各國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潮流興起的結果。同時這股興趣也不只對埃及如此，也包括了西亞兩河流域。因此歐洲人在十九世紀中對古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探索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對楔形文字--所謂的蘇美文的解讀--要比對埃及文字要來的晚。但由於此時前往埃及和西亞的人，除學術目的之外，尚有不少是好古而附庸風雅之士，或者專門收集古代藝術品的商人和掮客，因而有相當多的非財寶的古物遭到破壞。歐洲各國的外交使館其實也是古物的交流處。同時，各國也經由外交途徑向土耳其帝國政府商得挖掘古蹟的權利。1835 年，Mohamod Ali 成為埃及的實質統治者，曾發布法令，希望防止古物外流，並建立國家博物館。不過並沒有嚴格執行，Ali 自己也拿古物送人，如 Luxor 神廟前的方尖碑，1836 年送給法國，立在巴黎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

十九世紀中，歐洲各國博物館的埃及古物日漸增多，人們興趣日增，但所謂考古工作基本上只是挖寶，對於古蹟的破壞極大。人們完全沒有關於考古層位的瞭解，也沒有對於遺蹟整體環境的調查的認識。現代考古學的一般常識，如劃格線，記錄一切物件的出土情況和出土層位，都尚沒有出現。法國

人 Auguste Mariette 1821-1881, 為第一個有計畫發掘古蹟的學者, 建立了埃及國家博物館。由於他的大量發掘, 使得古物的破壞稍減。他的繼承人 Gaston Maspero 1846-1916: 的貢獻是將考古學的目的由收集古物逐漸轉為藉古物瞭解古人的生活, 因而開始注意生活中的小物品。他編了開羅博物館目錄五十冊, 發展出有系統的目錄方法。也注重古物保護。

一直到十九世紀末, 才有一位英國考古學家 Flinders Petrie 1853-1942 提出, 要瞭解古代社會不只是只把古物挖掘出來即可, 還要瞭解東西與東西之間的關係。而彼此關係的建立便要依賴層位、與各器物之間的相連性來建立。這種對古物的瞭解和態度逐漸為學者和大眾所接受, 考古也才正式成為一門科學。1894 年 Petrie 成為第一位被聘請為倫敦大學埃及學教授的學者。考古工作由計畫, 發掘, 記錄, 出版, 保護出土物, 保護遺址, 博物館陳列及研究, 是一整套的作業。他是首先發掘居住遺址的考古學者, 他重視考古工作人員的訓練, 親自訓練工頭, 在今日, 這些工頭的後代仍從事考古工作。

二十世紀埃及考古大多為搶救考古, 重點也由墓葬神廟轉到居住遺址, 多學科研究。直到八十年代之後, 環境考古, 生態考古才逐漸出現。有計畫的重點發掘, 著名的有 Avaris 之發掘, 此地為西克索人的首府, 但迄未有任何西克索文獻被發現。阿馬那(Amarna)的發掘, 則發現了主張一神信仰的國王易克那唐(Akhenaten)的首都。

3 . 結語

現代的埃及學, 經過近二百年的發展, 早已成為歐美地區學院課程的一部分。不過, 學生必須學習古埃及文法, 以便閱讀文獻, 又須通曉英德法等主要歐洲文字, 才能參考用這些文字寫的研究報告, 因而入門階段的考驗相當嚴峻。但是社會一般大眾對古埃及的興趣一直不減, 主要是埃及文物, 包括建築, 繪畫, 雕像等, 具有相當吸引人的特質, 容易被人所欣賞。實際上除了這些物品之外, 埃及有一種書寫方式, 即用草紙文書, 包括了各式各樣的文獻, 如詩歌, 小說故事, 宗教文獻, 法律文書, 科學作品等等, 可以讓我們直接體會到埃及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 以及宗教信仰。作為現代的旁觀者, 埃及的故事可以是一文明衰亡史, 讓人們得到一些有關人的作為的例證。但由埃及學自古以來的發展看來, 人們要如何看待埃及, 不是因為埃及是什麼, 而主要是人們自己的生存和思想環境所造成的。現代埃及學雖稱科學客觀, 但實際上人們為了各種不同的動機而產生對埃及的偏見, 則古今一致。